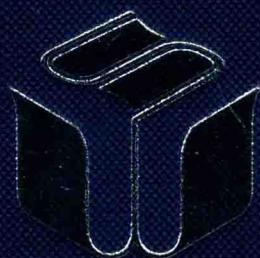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文学卷

总 主 编 张建华 萧音湖
本卷主编 包斯钦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文学卷

总 主 编 张 建 华 薄 音 湖

本卷主编 包 斯 钦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史通览·文学卷/包斯钦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65-0308-4

I. ①内… II. ①包… III. ①文史—内蒙古—文集②蒙古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7159 号

书 名	内蒙古文史通览·文学卷
主 编	包斯钦
责 任 编 辑	张 志
封 面 设 计	敖全英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88号(010010)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35
字 数	855 千
版 期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308-4
定 价	2160.00 元(全十二册) 本册定价:180.00 元

声 明

我社已将出版《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使用情况备案到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特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代转作者稿酬,并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0471-4967453

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作为其重要一元的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有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有1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文明结晶,拓展了中华文化起源,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更为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民族、部族的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在建立政权、创造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草原文化,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繁荣提供滋养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独具魅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隔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存史的目的在于资政,在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顺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历时三年之久,编纂出了一套共计1000余万字、7万余条文献目录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全套丛书共12个分卷,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涵盖了历史、教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人物等诸多方面,为社会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史料。在这套详前史之阔略,补今史之空白的卷帙浩繁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付梓之际,谨向参与编纂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

8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加强对草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是我们孜孜不倦共同追求的事业。

美丽和谐的内蒙古,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内蒙古,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布小林

2013 年 7 月

前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版图的正北方,国土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毗邻八个省区,北部与蒙古、俄罗斯两国接壤。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造化万物,包容百态,辈出英才,力鼎时代,以其中北方民族特有的传承演进方式,创造了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文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堪称厚重久远。时至今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正在携手铸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恢宏。更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之道理,越来越深入人心,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把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取向,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说古论今,引经据典等不凡其例,可谓存史资政。

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文史咨询职能部门,理应为之需求提供服务。于是,我们从 2011 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起迄百年来专家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研究内蒙古地区人文社科类的论文和著述,编纂了这部《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旨在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历史提供方便。全书共分设历史、文物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文学、语言文字、民俗、人物等十二卷,共计 1000 余万字。

历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

文物考古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时期内蒙古大地上的出土文物、遗址考古等方面。

历史地理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道路交通地理、城市城镇(城址)地理、军事地理(长城、关隘、驻防设置)等方面。

民族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曾经在内蒙古地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演进的过程以及推动近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政策、制度等方面。

宗教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大蒙古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全真派以及外传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元朝时期佛事活动、佛经翻译与寺庙等方面。

文化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以及对内蒙古地区文化成果评述等方面。

教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幼儿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制度演变、书院、学校创办等方面。

艺术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里的诸多方面。

文学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方面。

语言文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蒙古方言土语研究、蒙古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方面。

民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有史以来繁衍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苍茫大地上,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方面。

人物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

在编纂上述十二卷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附录卷,纳入通览体系,以目录的形式收录未选入上述十二卷文章的名称、作者与出处。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2013年先期出版六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力图通览,求所精华,注重学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在通览结构划分上、体例确定上、目录和文章的选辑上以及文稿校对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向参与编辑出版此书的同仁表示感谢,向所有提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们热爱内蒙古,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因为这里蕴藏着富集的物质资源与丰厚的文化宝藏。文史研究馆所能做的,并能做到、做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丰厚的文化宝藏再现光辉,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文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所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张建华

2013年6月10日

内蒙古文学研究百年回眸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文学卷》综述

包斯钦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文学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卷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的文学研究成果,也有问世较早的,研究对象自然是古代到现当代的内蒙古地区文学。这些成果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内蒙古文学不同时期的风貌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有史以来,休养生息在今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草原地区特色,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生活、历史、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历来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也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包括历代各民族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文学研究,也包括历代书面文学的研究,可谓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按照《内蒙古文史研究辑要》编选要求和标准,经过反复筛选,选录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文学研究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原创作品,汇集成卷,以飨读者。

—

内蒙古文学,顾名思义,自然是指以蒙古族文学为主,包括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内蒙古文学研究,自然是以内蒙古地区的文学历史和现实为研究对象的。然而,一旦少了清晰的时间限定,内蒙古文学的界定似乎还有一定困难。比如“内蒙古”是清代以来才有的名称,是相对于“外蒙古”的称谓,其疆界先后也有几次变动,哪些作家、作品属于内蒙古文学范畴,无法用现今的行政区划为依据;其次,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内蒙古文学就现当代书面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成果而言,主要以蒙古语、汉语为载体,但古代

各民族文学、现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三少民族”口头文学,则不属于蒙古语、汉语文学范畴;再次,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往往很难确定其发生的时间、源头和传播路径,由于其口头性、群体性、变异性的特点,作品往往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群的共同财富,很难判断其地域、民族属性。如此一来,本书的选录工作就遇到了不少难题。如著名的《敕勒歌》的作者、最初载体语言、诞生地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古代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辖的地域并不与现今内蒙古重合,当时一些文人作家的活动未必就在现今内蒙古地域范围之内,然其作品却与后来的内蒙古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元代以来众多蒙古族汉文著作家、藏文著作家的作品并非在内蒙古创作或首发,如果套用现今的行政区划概念显然也有失偏颇。但是,不论从民族文学继承性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学整体性的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将它们排除在内蒙古古代文学之外。因此,我们只能沿用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做法,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的内蒙古文学指本自治区地域范围内的文学,自治区成立之前的民间文学、书面文学则不论其时代、民族,要视其同内蒙古民族历史的关联度而定。

从学科分类看,内蒙古文学整体上属于中国文学学科,同时又可分为汉文学研究和蒙古文学研究、“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三大板块。内蒙古的文学研究成果,用汉文为载体的大部分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而属于内蒙古地域文学研究范畴的总量上远不及前者。比如内蒙古学者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红楼梦研究、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成果很多,但本书并未收录,只收录了关于内蒙古地域文学研究的内容。综观内蒙古地域文学研究,其主体部分显然是由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而属于内蒙古地域文学范畴的汉文学,不论其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不论历史长度还是成果总量都不及内蒙古世居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蒙古族文学。

收入本书的作品大多是比较有影响的优秀文章,至少在发表当时或在一段时间内在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对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这并非说篇篇都是精品,比如一些文章的学术水准可能早已被突破,所依据的理论、资料现在看来可能显得陈旧,但从文学史学角度看,无疑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还有一些成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原文了,出于方便读者的考虑我们也尽量收录到本书中,对研究者当有参考价值。出于同样考虑,建国前的成果、中国台湾和国外学者研究内蒙古文学的成果,我们也尽可能多收录了一些。

按照《内蒙古文史研究辑要》的编选原则,本书在筛选文章时尽量做到如下几点:1. 选录以古代至当代的内蒙古地域文学或与内蒙古地区密切相关的文学家、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公开发表的汉文文章,以及译成汉文的外文文章。成果的问世时间在1911年到2011年之间;2. 选录学术价值较高,对文学史研究和学术深化具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的文章,原则上不收录通俗性、介绍性、资料性的作品;3. 优先选取知名学者的文章,但每人不超过3篇;4. 选录一定数量的区外、境外作者的文章;5. 尽量覆盖内蒙古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客观反映内蒙古文学研究的百年历史。

我们是否做到了这些,心里很是忐忑,因为这不但需要编选者的公正态度,更需要学识和眼光,而后者恰恰是编者所自惭形秽的。

二

内蒙古汉文书面文学基本对应于现代历史,相关研究也基本对应于20世纪后半叶。

(一)自治区成立前的绥远文学。在中华民族从黑暗迈向光明的艰难时刻,在全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内蒙古出现了一批进步作家和以揭露黑暗,向往自由光明为价值取向的反帝、反封建文学作品。如被人称为“塞外文豪”的荣祥诗作、杨曙晓的《冷楚诗钞》等作品;杨植霖、章叶频、武达平、韩燕如等先辈的抗日诗文;解放战争时期周戈的歌剧《血案》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20世纪30年代的塞北新民主主义文学是相当繁盛的。可惜由于多年战乱,资料散失,如今已不被多数普通读者所了解了。这里根据奎曾等著《三十年代塞北文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和笔者看到的有限资料作一简要介绍。

1925年,内蒙古西部地区第一个文艺刊物《火坑》诞生。《火坑》的主编是时任《西北民报》副刊编辑的杨令德。《火坑》先是作为报纸的副刊随报发行,1926年“三·一八”后在北平单独印刷发行,一直办到1932年,共出28期。30年代绥远只有四家报纸,但大部分都办了文艺副刊。如《绥远日报》的《西北风》《冰河》《星原》,《绥远民国日报》的《塞风》《十字街头》,《社会日报》的《新绥远》《洪荒》等。1932年4月,北方左联和“文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成员于伶率北平文化总同盟所属的一个话剧团来绥公演,在中共归绥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协助下,成立了绥远反帝大同盟,创办了《血星》杂志。这些杂志的影响遍及当时的绥远省,即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和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等地。

“塞原社”是成立于1933年12月的文学社团,1936年12月解散。三年间,“塞原社”创办刊物、开展新诗歌运动、进行国防戏剧活动,成为30年代塞北文学团体中坚持时间最长、参加人数与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被当时人们誉为“绥远文坛上的巨星”(刘映远:《绥远的文艺界》原载于1936年12月25日上海《光明》半月刊)。“塞原社”的《塞原》文艺旬刊是绥远文坛上时间最长、质量最高的一个文艺刊物,共出50期,曾发表过苏谦益写的《关于普罗利塔利亚的文学》这种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文章。“塞原社”创办的内蒙古最早的诗歌刊物《塞北诗草》,共出7期。此外,“塞原社”成员还创办过《西北戏剧》(共9期)、《新女性》(共30期)、《学校生活》(共2期)等出版物。他们在《塞原》上编发“新诗歌专号”,在《新绥远》上出“诗专页”,一方面介绍穆木天等人关于新诗歌理论建设的文章,一方面在创作上提倡摆脱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反映劳苦大众生存状况的作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接着“塞原社”为了加强新诗歌的理论研究,成立了“诗歌研究会”,还曾编写《诗歌研究大纲》,明确提出:“诗歌不是有闲阶级和花瓶诗人玩弄人生、游戏人生的艺术”。1937年初“塞原社”成员章叶频又通过《社会日报》副刊创办了内蒙古西部最早的戏剧刊物《西北戏剧》。这个刊物一直办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它着重发表《目前戏剧创作的主题》《关于剧运的几种组织》《戏剧的意识问题》等文章,论述当前国防戏剧的有关问题。

30年代中期,绥远除“塞原社”外,还出现过“燕然社”“绥中文艺研究会”“挺进社”“心

波社”“生活讨论会”“小喇叭社”等文学社团,办有《燕然》《洪荒》《边防文垒》《国防前线》等文学期刊,发表过《谈国防文艺》《关于诗歌创作诸问题》《冲向前去》《怒吼吧,塞北大众》《论国防文化》等文章。1937年1月,绥远抗战爆发,“塞原社”等6个文学社团共同成立了“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将《燕然》半月刊作为会刊。章叶频的《无家可归的孩子》《矮屋的哀声》《都市罪恶曲》《送草老人》,武达平的《苍狼》《生活》《狼》《小玉子》《水车》等,均发表在这一时期。

他们另一类诗歌,则是被称作“时代进军的喇叭”的政治抒情诗和抗日救亡宣传鼓动诗。例如章叶频的《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朝阳就要升起》《前进,英勇的弟兄》《起来,大青山下的兄弟们》,武达平的《喝了吧》《火山》,长虹(杨植霖)的《吼声》,劫子(韩燕如)的《打回三岛去》等。其中章叶频的《坚持长期抗战》,是在归绥沦陷前一天写就,发表在最后一期《抗战日报》副刊《边防文垒》上的鼓动诗。散文,在30年代塞北文学中也颇有影响。作为当时文坛和报界的宿将,杨令德在1936年由大公报社出版印行了他的散文集《伟大的工作》,这是内蒙古西部第一本公开出版的白话文作品。他的散文,以通讯、特写、游记居多,其中有多篇描写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祀典仪式的散文,字数不下万言。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也选收过他的散文。另一部分则是针砭时弊、秉笔直言的杂文。他曾在绥远《民国日报》地方版上辟有《睡眼朦胧》(后改为《绿灯之下》)专栏,每日都撰写发表短小精悍、言之有物的杂文,很受读者欢迎。“塞原社”主要成员之一袁尘影是杨令德之甥,也擅长于散文写作,发表过《雪》《旅途通讯》(笔名樱子)、《重逢》等作品。他们那时还尝试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写过若干散文,而后又译成汉字在《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发表。仅章叶频就有《好日子在后头》《乡下闹饥荒》《春天》《天旱》《学生游街》《这个世界》等多篇。它们大抵属于小品文范畴,有可读性,作者把它们称作“通俗性的作品”,后收入他的《黎明集》第四辑中。

小说有何润清的《命运》《破棉袄》《五月节》、宋之的的《四子嫂》《充实以后》,章叶频的《菊姐》《小和尚的冤屈》,杨令德的《给你祝福吧》《猫女士》,人元的《逃走》,普特的《三个女游击队员》,郭良才的《风暴之后》,葛藟的《丽妇桥》《大喜日子》《朱老五访问记》,徐盈的《铺保——某年记事》,贺桑娄的《董家沟》,刘洪河的《一个挣脱红绳的女性》,C. C的《出走》《月夜》《奴曲线》《报应》……虽然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有的显得相当幼稚,甚至仅仅是小说的雏形,但作为内蒙古现代小说的发轫,自有其历史价值。更何况其中大部分作品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直面人生,取材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揭露黑暗,呼唤光明,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劳苦大众心声,自然功不可没。

此外,在戏剧文学方面,有崔嵬编剧兼导演的《张家店》,张季纯编剧、马瑜导演的《塞外的狂涛》,以及《最末一计》《不撤退》等。它们都属于30年代国防戏剧的成果,曾经起过动员群众团结抗日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艺术成就。

作为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五辑出版的章叶频著《塞北文苑萍踪》(1985)一书,是关于最早的内蒙古文学运动的著述。其中的《三十年代绥远的新诗歌运动》《塞原社和新诗歌运动》《绥远开展新诗歌运动中一场反形式主义的争论》等文章,以及同一作者所编《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学作品选》(1997),为我们展示了内蒙古西部地区30年代文学活动的历程。奎曾等著《三十年代塞北文学》(1997),也是一部系统论述1927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学在“左联”影响下的发展概况和创作面貌的研究成果。

自治区成立之前的内蒙古汉文学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较晚,这与内蒙古的人文历史和民族构成有关。换言之,现内蒙古地区近代以前主要有蒙古族居住,汉族大规模迁入内蒙古草原地区主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直到清末汉族人口规模有限、城市化程度较低,文化上他们更多地保留着原籍地的文化风貌,新的地域文化发育较迟缓。在文学领域,移民潮虽然带来了大量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并使之在蒙古地区得到传播,也广泛影响了蒙古族文化和文学,但内蒙古的汉族人群并没有很快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学。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汉文学经典作品被翻译成蒙文,在农业蒙旗,几乎妇孺皆知,甚至出现了诸如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及批注这样文学价值、学术价值极高的佳作,也催生了“本森乌力格尔”这样的蒙古族文学新体裁。内蒙古西部地区移民带来的山西梆子、大秧歌、二人台等地方戏曲形式,很快与当地民族文化结合,形成了带有部分蒙古文化元素的地方戏曲形式,可谓地域特色浓厚。而在文学方面,特别是本土化的书面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却似乎比较乏力。

(二)自治区成立后的内蒙古汉语文学。内蒙古汉语文学的真正蓬勃发展,还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相继成立,《内蒙古文艺》蒙文版、汉文版(1957年分别改名为《花的原野》《草原》)、《蒙古语文》等文学、学术刊物相继创刊,内蒙古的文学创作、评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1947年至1966年,内蒙古文学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内蒙古各民族作家辛勤笔耕,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著名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纪念人民英雄陶高的功绩》(1947年)是内蒙古新诗歌的开篇之作,那么,玛拉沁夫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一期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把全国文学界的目光引向了内蒙古。当我们翻阅1953年至1960年,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年度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戏剧选集时发现,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扎拉嘎胡、超克图纳仁、巴·布林贝赫、肖平等内蒙古作家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说明内蒙古文学在全国文坛有着重要地位。玛拉沁夫的草原小说曾被老舍先生赞为“山河丽彩云”,茅盾先生亦称其风格“自在而清丽”。1963年,茅盾先生给阿·敖德斯尔写信,道:“您在您这样年纪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上一辈在同样年纪所取得的。这是我们祖国,也是蒙古族弟兄们值得骄傲的……”并为其小说集《遥远的戈壁》写了万余言的评论。

这一时期,内蒙古形成了一支由蒙、汉、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多民族作家组成的,以蒙汉两种文字创作的队伍。其中不仅有国内外知名的诗人、小说家,还有一批颇具才华和实力的剧作家、电影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文学理论批评工作、文学史编写与文学史资料征集工作、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与翻译出版工作,都呈现出百舸争流、齐头并进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被许多研究者称之为内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托娅、彩娜著的《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一书把起步于自治区成立前后并取得成就的一批作家称之为自治区作家队伍的第一代。他们的作品,如纳·赛音朝克图的《我们雄壮的呼声》《北京颂》《狂欢之歌》,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车儿呀,你尽情地奔驰吧》,安谧的《山风》,贾漫的《一位披黄色雨衣的勘探姑娘》,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的《红路》,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彭斯克的《金色兴安岭》,敖德斯尔的《遥远的戈壁》,葛日勒朝克图的《路》,杨啸的《红雨》,肖平的《三月雪》,朝克图那仁的《金鹰》,云照光的《鄂尔多

斯风暴》……这些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在内蒙古文学史上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和丰碑。而后自然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家,他们被称作“第二代”,然后是 70 年代初、“文革”后崭露头角的作家群,被称作第三代,第四代则是“文革”后崛起的新时期作家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带来了第二个春天。老一代作家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出优秀新作,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为文坛的中坚,给内蒙古文坛带来了新气象。乌热尔图以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汪浙成、温小钰以小说《土壤》《苦夏》分别获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冯苓植的小说《驼峰上的爱》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白雪林的小说《蓝幽幽的峡谷》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们的作品比起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意识形态色彩消退了,人文精神更加突出了,同时也更具厚重感和艺术韵味了。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内蒙古文学创作逐渐走向多样化、多元化,文学园地色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文学创作的繁荣,呼唤并推进了文学批评与研究。1960 年,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内蒙古文学史著作。1997 年,托娅、彩娜的《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较为开阔的文学视野梳理了内蒙古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变,对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总结了内蒙古当代文学发展进程。黄薇的《蒙古族小说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也是一部以蒙古族作家汉文小说创作研究为主的颇具学术个性的著作。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少”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有赛音塔娜、托娅的《达斡尔族文学史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此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有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云照光、杨啸等内蒙古作家的研究专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内蒙古文艺评论选集》《内蒙古文艺评论选》《走进花的原野:内蒙古新时期文艺理论评论选集》(先后出四集)、《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多部。

1950 年 11 月,时任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指出:“内蒙古文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的一部分,有其一般性;同时,因为内蒙古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文艺又有其特殊性。”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表现在内蒙古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文学创作方面内蒙古有蒙古文和汉文创作的两支队伍,文学批评方面内蒙古既要关注本土文学又要参与全国性的文学对话,而且后者几乎涉及古今中外文学多个领域,成果也最多。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宋元文学、明清及近代文学、古代文化及文学思想关系研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史、文学思潮研究、文学流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各类专题研究、儿童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欧美文学研究、俄苏文学研究、东方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以及马列文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一些学者一生致力于某一领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一些学者的研究处于该领域的前沿地位,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可永雪的司马迁和《史记》研究、郎宝如对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研究、郑福田的晚唐五代词研究、林方直的《红楼梦》研究、张锦贻的儿童文学研究、陈寿朋的高尔基研究、刘文斌、高明霞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都在全国学界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

近年以来,内蒙古文学研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文学本体研究继续深化,交叉研究

蓬勃发展,传统的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同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相结合,文学视野不断拓展,学术实践不断深化,使文学研究正在向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领域挺进。

三

内蒙古地域文学研究的重头无疑是蒙古文学研究。我们搜集到的论文索引中蒙古文学研究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这还不包括总量可能更大的蒙古文成果。

蒙古族最早的文学理论探讨发端于13—14世纪,17世纪进一步得到发展。现存最早的蒙古诗学论述见于搠思吉斡节儿对古印度佛教文学理论的阐释、注疏之中。迄今所发现最早的文学作品研究,为清朝乾隆年间蒙古族文人博明对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的研究和拉西彭楚克在其所著《水晶珠》的注疏中关于《蒙古秘史》人物及蒙古族古代神话传说的论述。稍后,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18—19世纪出现了蒙古文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但主要成果仍集中在藏、汉文学作品的注疏、评点和诗学、小说理论研究方面。就国内而言,直到20世纪前半叶,对蒙古民族文学遗产的研究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自觉的、独立的科学研究活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内蒙古只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学者从事相关研究,蒙古文学研究并未形成规模。

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专门研究蒙古民族语言、文学、历史的研究机构——蒙古语文研究会成立。次年7月,自治区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少数民族文字学术理论刊物《蒙古语文》(1958第1期更名为《蒙古历史语文》)创刊。20世纪50—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产生了一批著名蒙古文学专家和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文学研究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文学断代史、文学专史、文学通史以及文学史学理论在内的蒙古文学史研究系统;包括民间文学、书面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内的综合研究系统;包括不同体裁、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文学的专门研究和比较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理论批评等在内的具体研究系统。

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以若干专题作一介绍。

(一)民间文学研究。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初。自治区成立的第二年,即1948年,我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即已开始。一些文化工作者将记录、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发表在《内蒙古周刊》《内蒙古日报》等报刊上。从50年代开始,我区文学工作者先后几次进行大规模民间文学普查、搜集工作,蒙古族民间文学得到了较好的搜集整理和保护。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随即展开。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确定作品的产生年代、流传地区,分析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母题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叙述学研究等新兴研究逐渐兴起,民间文学研究由此走上一个全新的台阶。80年代初,宝音贺希格等一批学者发表多篇论文,探讨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对研究的深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出版的《蒙古族民间文学概论》(满都呼编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陈刚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之类的教科书、专著如今已不下几

十种。

民间文学研究可分为民歌研究、民间故事、好来宝、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祝词赞词研究、神话传说研究、英雄史诗研究等多个门类。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只对神话传说研究和英雄史诗研究作一简略回顾。

蒙古族历代典籍保存了很多神话传说作品,而民间口头传承至今的神话传说更是浩如烟海。1962年,《试论〈蒙古秘史〉中的神话传说》(朋斯格、乌云、恩和,《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2)一文,似乎是区内神话传说研究最早的蒙古文成果。20世纪80年代,古代神话传说专题研究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在较短时间内发表了不少学术文章,如满昌《论“苍狼白鹿图腾”》(《蒙古语言文学》1982.4)、宝音和西格《阿阑豁阿母亲的传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3.3)等。此后,神话研究开始引进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渐形成立体、交叉研究的格局,学术水平迅速得以提升。特别是印、藏、汉神话比较研究、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使神话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得以显著拓展,出现了一批优秀成果。

英雄史诗研究是蒙古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蒙古族有着久远的史诗传统,目前搜集到的英雄史诗多达六七百部,最长的有六七十章,约15万多行。其中,著名的史诗有《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传》《勇士谷诺干》《英雄希林嘎拉珠》等。专家们认为,其中不乏属于远古时期的英雄史诗。这些史诗有的讲述远古时期的勇士降服恶魔的故事;有的描述英雄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保卫家乡,赢得胜利的过程;有的述说勇士历经艰难险阻娶回美丽妻子的传奇。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流传地区分为巴尔虎史诗带、卫拉特史诗带和扎鲁特-科尔沁史诗带等几个地带,其中的两个在内蒙古。我区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对上述三个史诗带,特别是对内蒙古地区的英雄史诗进行过多次普查和搜集整理,取得了令世界蒙古学界瞩目的成就。1955年至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多部英雄史诗集。20世纪80年代,有满昌、那木吉勒策旺等多位学者发表多篇论文。20世纪90年代后,以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的形成与发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为代表的多部学术专著出版,表明蒙古史诗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目前,内蒙古史诗研究已经形成形态学研究、母题研究、诗学研究、比较研究、文化学研究、传播学研究、地方史诗研究等诸多门类。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占有最突出地位的自然是与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一同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的《江格尔》和《格斯尔》。《江格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产自于卫拉特,后流传至蒙古人聚集的几乎所有地方,包括蒙古国、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卡尔梅克、贝加尔湖周边的布里亚特等。关于《江格尔》的创作年代学界意见尚不统一,有人认为早至7世纪以前,也有人认为晚至18世纪。《江格尔》属于结构复杂、规模宏大的大型套叠史诗。各章有序诗、正篇、尾声,情节自成单元,互不相接,故事完整;整部史诗以人物串联,分而不离,构成整体。《江格尔》研究可分为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类。所谓专题研究是指从宗教、文化、历史、传播学、比较文学的特定视角开展的专题研究。综合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敖·扎嘎尔《江格尔史诗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斯钦巴图《〈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格日乐《十三章〈江格尔〉的审美意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新疆“江格尔其”研究》(达·塔雅,2001)等。此外,还有乌其拉图等学者所从事的《江格

尔》与各国著名史诗的比较研究、《江格尔》词语研究等。

一般认为,蒙文《格斯尔》源自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在不同民族和地区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二者各自具备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形成了两部独立的作品。《格斯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北京木刻板《格斯尔》7章和发现于北京隆福寺的《格斯尔》6章,分为上、下册,题名《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出版。1959年,该社又出版了齐木德道尔吉整理的《琶杰〈格斯尔传〉》、故事改写本、汉译本等。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格斯尔〉丛书》达30余种,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格斯尔〉全书》已有九卷。有报道称,清朝乾隆年间,松巴堪布·益喜班觉、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等人即已经着手研究《格斯尔》,但目前尚未发现其相关著述。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论题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形象、产生时代等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入,大抵可分为综合研究、版本考据研究、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比较研究等几大类。

(二)《蒙古秘史》及古代纯文学作品研究。《蒙古秘史》(明代汉译作《元朝秘史》),作者不详,成书于13世纪。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蒙古秘史》列为世界名著,并将其英译本收入世界名著丛书。该组织执委会的决议称,《蒙古秘史》以“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自清代以来,中国有不少汉族学者校勘、注释、翻译《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呼伦贝尔人成德公(1875—1932)是将汉文《秘史》译成蒙文(1917)的第一人。1939年,留学日本的巴尔虎人杜固尔扎布与日本学者服部四朗合作,还原出版了《秘史》一卷本。早期的《秘史》研究对《秘史》的史学价值看得更重,多从历史角度去研究。中国对《秘史》的纯文学研究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一般把《秘史》的文学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以研究、探讨单一问题为主,以专题论文为主。如巴·格日勒图等的《论〈蒙古秘史〉中的古代民歌和谚语、格言》(《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2)等;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阶段单项研究继续深入,同时出现了多视角、多侧面、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总体研究,并逐步繁荣起来。如满昌的《〈蒙古秘史〉的文学性》(《蒙古语言文学》1982.2),纳·赛西雅拉图的《〈蒙古秘史〉的诗歌特性》(《蒙古语言文学》1989.2)等。宝力高著《〈蒙古秘史〉的民族形式》(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将《秘史》中收录的民间文学作品摘录出来,从内容到形式加以分类研究。此后出版的《秘史》研究专著不下几十部。《秘史》研究明显带动了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黄金史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典籍的文学研究成为热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蒙古族很多古代文学作品被收录在历史典籍之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创作或由民间流传转为书面文学的作品。如《成吉思汗箴言》《智能的钥匙》等箴言、训喻诗;《妥懽帖睦尔懊悔诗》《满都海彻辰夫人的誓言诗》等抒情诗;《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孤儿传》《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韵文体叙事文学作品;《乃吉托音传》《札雅班第达传·月光》等传记文学作品、短篇小说类叙事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大批学者致力于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到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显著深化,诸多深层问题被一一触及。

在古代纯文学作品中诗歌占有很大比重,一些诗歌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萨满教祭词、神歌。因此,萨满教祭词、神歌研究向来是蒙古族古代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贺·宝音巴图著《蒙古萨满教事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年出版),五院校合编的《蒙古族文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和泰·满昌著《蒙古萨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书,都曾以文学的视角讨论了萨满教祭词、神歌问题。在古代纯文学作品的研究方面,除上述学者之外还有色·道尔吉、齐木道吉、策·贺西格陶克陶、却日勒扎布等知名学者。

(三)近代文学及尹湛纳希、哈斯宝研究。近代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学界认为,此期间蒙古文学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文史不分到纯文学的转变,从民间文学为主到书面文学为主的转变,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转变。近代出现了几个文学大家,最著名的当数尹湛纳希、哈斯宝。尹湛纳希(1837—1892)研究始于20世纪初,目前,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研究领域。1956年和1957年,额尔敦陶克陶、曹都毕力格两度前往尹湛纳希故乡进行学术调查,搜集到尹湛纳希作品、书画、器具等文物。曹都毕力格《从石板桌到一层楼》(《蒙古语文》1957.1)、《论〈一层楼〉的思想与艺术》(《花的原野》1957.2)、额尔敦陶克陶《论蒙古族杰出作家尹湛纳希和他的作品》(《蒙古语文》1957.2)等开启了自治区成立后尹湛纳希研究的帷幕。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额尔敦陶克陶先后发表相关论文11篇,全面介绍了尹氏家庭、生平和著作,并对此进行了综合研究。曹都毕力格先后发表9篇论文,着重研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红亭》。那木吉勒策旺发表15篇论文,就《一层楼》《泣红亭》的关系、尹湛纳希诗词的艺术特色等问题发表了多有见地的观点,他的《〈青史演义〉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博士学位论文),被认为是代表当时尹湛纳希研究水平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尹湛纳希研究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扎拉嘎于80年代初,用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的关系,1991年出版《尹湛纳希年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尹湛纳希评传》(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哈日夫的《蒙古文学叙事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用不少篇幅论述了尹湛纳希小说的叙事艺术。德斯来扎布也是一位专门研究尹湛纳希的学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尹湛纳希研究论文集》(1982)、《尹湛纳希传》(1988)、《尹湛纳希研究论文集》(汉文)。

哈斯宝,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北票市)人,生卒年不详,大概生于乾隆至嘉庆之际,卒于道光至光绪年间。哈斯宝是19世纪蒙古文学史和蒙汉文学关系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迄今,人们只知道哈斯宝是《今古奇观》《新译红楼梦》《镇抚事宜》《唐宫逸史》《唐宫逸史补》等汉译蒙作品和《〈今古奇观〉序》《〈新译红楼梦〉批注》等文论著作的译、著者,对他的身世和生平活动则很少了解。1974年10月和1975年7月,内蒙古大学分别刊印亦邻真汉译《〈新译红楼梦〉批注》和四卷本《新译红楼梦》。由此,哈斯宝这个人物引起了文史学界的关注。巴·格日勒图先后发表《哈斯宝和他的〈新译红楼梦〉批注》(《蒙古语言文学》1976.内刊)、《哈斯宝的文学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1)、《哈斯宝与明清小说评点派比较论》(与仁钦道尔吉合作,《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3)等文章。1986年初,《蒙古语言文学》杂志以论文摘录形式同时刊载观点相左的两篇文章,并配发编者按,短时间内全区数家学术期刊、报纸参加讨论,发表了大量文章,使哈斯宝研究引向深入。波列沁·达尔罕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和一部专著《哈斯宝生平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依据